



◆城事/City Story

苏三起解 “察”无此处

太原古城的历史文化遗迹不胜枚举。我曾经独自一人向古街深巷走去,寻寻觅觅,去探访曾使弱女子苏三获得新生的“察院”遗址。

据《辞海》记载:“……明代的都察院简称察院。御史出差在外,其衙署也叫察院。”在明代《太原府志》中,也把察院纳入“本省上司署”之列,并做了具体记载:“巡抚都察院,府治东,鼓楼后。”察院,既然是御史到当地巡察民情、行轅办案的衙署,其形制、规模,自然是十分威严壮观的。

然而,这座曾经气宇轩昂的官衙已荡然无存,一座商场在其旧址上拔地而起。我几欲询问往昔情由,行色匆匆的人们,或无暇搭理,或无可奉告。无奈之中,我便沿着泰山庙老巷绕行到察院后街,这里在明代时就与“察院”一墙之隔,“察院”的后门就开在这条街上。

太原人称察院后街为“察院后”。“察院后”依然是古屋、老院、旧街。它东连小水巷,通柳巷;西接北岳庙巷,通食品街。东西长不足一公里,最窄处不足五步。闲坐在二号院门首的吴老太太,虽年事已高,但仍耳聪目明,对《苏三起解》的事还记忆犹新。她眯起眼睛指着“察院”旧址说,当年苏三就是在那里“三堂会审”后平反昭雪的,可惜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。言谈中流露出深深的惋惜。她身后四合院的屋顶上苍苔斑斑,瓦缝里挤出的几株小草随风摇曳,印证着这些房屋的年深日久。

遥望“察院”旧址,俯察古老的巷陌,触发了我诸多的情思,生发出绵绵的话题。这里虽已不见往日高衙深院的身影,虽已不闻当年击鼓升堂的威武之声,但片泥土曾是历史的生命轨迹。这轨迹记载着中国刑律法典发展的历程,记载着中国民间许许多多案件审理的始末。如今,这显赫一时的“察院”,也在岁月沧桑之中悄无声息地成为历史的尘烟,并逐渐被人们所忘却。

人们常说,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,其实那种最美好、最揪心彻骨的爱情也只有一次。苏三就是如此。她本是大同府的良家女子,知书达理,志洁心高,不幸跌入风尘后,仍坚守自我,洁身自好。后遇王景隆,情投意合,矢志相爱,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了。但上苍似乎欲成其名,便先夺其情,苦其心。于是便把她赶上了悲苦的历程:先是王景隆被逐,后又沈洪拐骗,接着又被皮氏诬陷,在公堂上又遇到贪赃枉法的昏官,以致蒙冤受监于洪洞县衙。

苏三的悲剧,在于她是生长在封建时代的一个有气节的女子。作为女人,她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;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人,她又处在情感世界的制高点上。这种反差与矛盾,就是造

成这“美丽的痛苦”的社会原因。

在中国的戏曲艺术中,《玉堂春》,尤其是《苏三起解》那一折,是众多优秀传统剧目中十分耀眼的一颗明珠。苏三故事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,戏曲的作用实在是功莫大矣。

《苏三起解》那折戏,各剧种、各流派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处理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,那就是在哀怨缠绵之中显示着坚韧的阳刚之气,虽说是悲悲切切,实则在述说着真情大志,所以才耐得人们百年千年地看下去。很多人在评说《苏三起解》时,常常注重于苏三的一怀愁绪,殊不知她的心灵深处,总是冒着抗争的火花和对理想的呼喊。

不管人们对《苏三起解》那出戏熟悉的程度如何,“洪洞县里没好人”那句台词却是尽人皆知。出自苏三口里的那句唱词,是对封建社会黑暗官衙的一种控诉。她是在洪洞县蒙冤受监的,在行将离开洪洞起解太原之时,在“将身来在大街前”之后,自然要向洪洞人民诉说自己的不幸,自然要在大庭广众之前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苏三实在是太冤了,以至于“未曾开言心内酸”,她乞求“过往君子听我言”。在诉说中,她越说越气,终于在悲愤交加之中,在“七恨八恨十来恨”之后,喊出了那句“洪洞县里没好人”的心声。一向旷达意远的洪洞人心里清楚,那是在骂贪官污吏和邪恶势力,并没有“打击一大片”的意思。相反,洪洞县的人民也都十分同情苏三的不幸遭遇。《苏三起解》在洪洞照演不误,洪洞人民不仅看得有滋有味,若遇名角唱到精彩处,也同样鼓掌叫好,就是明显的例证。这不仅仅是一个“气量”的问题,而是人们颂扬真、善、美,鞭挞假、恶、丑的一种本能反映。事实上,与苏三一案有直接关联的那位刑房吏刘志仁、那位解差崇公道,就都是“大大的好人”。

世间的事往往都有两重性,连苏三也没有想到,她的一句骂词竟大大地提高了洪洞县的知名度。在全国,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洪洞县这个大名的。

文化艺术的力量和作用有时是难以预料和估量的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在洪洞县政府供职时,曾随着地区考察团到豫、皖、江、浙、鲁等地去学习取经。在途经南京时,南京的一位副市长竟到下榻处找我“认亲”。他风趣地说,王三公子是我们南京人,苏三是在你们洪洞县起解后洗冤的,算来咱们还应该是“亲家”关系。我没有想到苏三故事竟把远隔千里的陌路人连在了一起,“复修苏三监狱”和“查找苏三案卷”成为我们多次谈到的话题……

苏三,谢谢你!

(敬飞)



◆达人/Trendsetter

太原男人的憨与精

细心一点的外省人会留意到太原男人在交谈时偶尔会脸红,这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其没见过大世面的腼腆,且太原方言发音有些软,慢悠悠的,听来不是在说,倒像吟唱。这倒带出些腼腆和斯文。你想呀,连说话都软软的,还不够腼腆吗?

其实,过上一段时间外省人就会发现,自己上当了,他们被太原男人的伪装给迷惑了。且拿腼腆来说,当你谈买卖时,就会发现太原男人的憨厚老实后面隐藏了一些个狡猾,一笔生意做下来一算帐,外省人才发觉自己真是让太原男人给耍了一回。这,恰是晋商子孙的强项,虽说岁月悠悠,晋商遗风在这一代没有被完完全全地继承下来,但多少总还有一点。憨实和腼腆包装着的精明保护了太原男人,走到哪儿都不会吃亏。

说着太原话的太原男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喝酒用酒杯喝。乍一看挺唬人。除了唬人,更主要是懒散,太原男人嫌小酒盅儿盛酒太麻烦,索性就用酒杯。太原男人具有北方人的豪气,但并不具备北方汉子的粗犷强悍性格。尽管如此,外省人在与太原男人打交道时,讲着南方话的人 would 流露出些许的优越感,骨子里带出

小瞧太原男人的意思。这很不好,一旦恼了,太原男人就会带有一种抵触情绪。若带到酒桌上,太原男人便会端着酒杯过来跟你理论,肆意要挑事端,反正一杯酒下肚,脸堂红红酒盖脸,就用酒杯跟你干,非把你放展不可。谁让你小看太原男人来着?

太原男人爱吃面,满满一大碗顶戴帽的刀削面吃起叫人有些怕。喝茶用罐头瓶,浓浓酽酽的花茶拎在手上,颇有些地头蛇的恶相,瞅着让人生畏。其实也只是外在的样子罢了。太原男人穿衣也不甚讲究。前些年,太原的年轻人喜穿肥裆的藏蓝警裤,一条红裤带系在腰间,脚穿白边塑料懒汉鞋,摇头晃脑走在街上,感觉像个地头蛇,看着叫人躲着走。

若受人欺侮,太原男人一般来说还是忍让为先,逼急了,那脸上的腼腆和斯文一扫而光,该出手时就出手,抡起家伙来就敢拼命,直打得外省人头皮发紧有些后怕。太原男人没有外省人活络,你细留意数数,太原街头小摊小贩吆喝叫卖的都是外地人口音。钱都让外省人挣了,太原男人除了骂几声,依然故我。这就是太原男人!

(田毅)

